

世纪戏剧丛书（第一辑）

SHANGHAI YUEJU YANCHU SHIGAO

上海粤剧演出史稿

黄伟
沈有珠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J809.2
2007.07
H

上海粤剧演出史稿

黄伟 沈有珠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A 0 7 3 1 9 3 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粤剧演出史稿/黄伟, 沈有珠著.—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7

(世纪戏剧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104-02562-7

I. 上… II. ①黄… ②沈… III. 粤剧—戏剧史—上海市
IV. J8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521 号

上海粤剧演出史稿

策 划: 宋宝强

责任编辑: 张月峰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市西江日报电脑印刷中心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0

字 数: 6720 千

版 次: 2007 年 7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62-7

定 价: 480.00 元 (全 3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绪论：艰难的起步	(1)
----------------	-----

第一章 茶园时代的上海粤剧

第一节 从“一仙”到“三雅”	(6)
第二节 同庆茶园与上海粤剧的第一次繁荣	(18)
第三节 叙乐茶园：全程男女合演的粤剧戏园	(34)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粤剧

第一节 戏园的兴建与上海粤剧的复苏	(46)
第二节 “志士班”在上海	(57)
第三节 鸣盛梨园与上海粤剧的短暂复兴	(63)
第四节 重陷低谷的上海粤剧	(82)

第三章 广舞台与上海粤剧的繁荣

第一节 上海粤剧演出场所的变迁	(85)
附：旧上海粤剧演出场所一览表	(89)
第二节 广舞台——上海粤剧的大本营	(95)
附：广舞台上演粤剧戏班一览表	(101)
第三节 广舞台时代的粤剧名班	(106)

第四章 盛极一时的粤剧全女班

第一节 粤剧女班溯源	(125)
第二节 旅沪知名粤剧全女班	(127)
第三节 名扬上海的粤剧女艺人	(144)

第四节	粤剧女班走俏上海析因	(165)
附:	旅沪粤剧全女班一览表	(169)
第五章	战前粤剧男女班的短暂复兴	
第一节	粤剧男女同班的艰辛历程	(173)
第二节	战前赴上海演出的主要粤剧男女班	(177)
附:	战前旅沪粤剧男女班一览表	(193)
第六章	上海粤剧的衰落	
第一节	孤岛时期的上海粤剧	(197)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粤剧	(204)
第三节	上海粤剧的消歇	(208)
第七章	广东新剧及粤剧票房组织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广东新剧社团	(211)
第二节	近代上海的粤剧票房	(221)
第三节	上海粤剧票房的外围组织——粤乐社团	(234)
附:	上海粤剧票房一览表	(240)
余论:	上海粤剧百年兴盛的几点思考	(250)
附:	1899-1900 年间登陆上海的粤剧名伶	(258)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261)
附录:		
一、	旅沪粤剧戏班及演出剧目一览表	(279)
二、	上海粤剧演出票价一览表	(386)
三、	上海粤剧演出大事记	(415)

绪论：艰难的起步

粤剧何时进入上海已不可考，大概自有广东人移居上海之日起，粤剧也就随之进入了上海，因为“广东之人爱其国风，所至莫不携之，故有广东人足迹，即有广东人戏班。”^①鸦片战争以前，居留上海的广东人主要是善于经商的潮汕人，作为同乡组织的潮州会馆早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即已建成，而潮汕地区的地方戏是潮剧、外江戏等，与粤剧不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上海开埠以前，绝无粤剧演出。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于1843年对外开放，大批广肇两属的广东人随洋行北上定居上海。由于生活习惯及方言的不同，广东人习惯于欣赏自己家乡的戏剧，因而粤剧也随之进入了上海。

据称，早在清咸丰二年的1852年，“在上海的广东人已超过八万。”^②与江苏、浙江鼎足而三，形成三大移民集团。从理论上说，自咸丰初年起，粤剧传入上海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资料所限，这一时期的粤剧演出已无从得知。据现有资料来看，至迟在同治初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已有粤剧演出。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十二日，自称“海上逐臭夫”写的《续沪北竹枝词》有“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街头招帖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③的诗句，所谓“昆徽杂剧”，很有可能包括广东戏。同年六月初七，鸳湖隐名

①佚名《观戏记》，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

②姜斌《旧上海的广东戏》，《广州文史资料》第42辑，第107页。

③海上逐臭夫《续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缩印本[1]，第58页。

氏《洋场竹枝词》中也有“湖北京徽与粤东，两洋戏术复无穷。女伶莫道于今老，演得衣冠一样同。”^①的诗句，所谓“粤东”，即指来自广东的粤剧。这说明粤剧入沪时间要比京剧早，但自京剧入沪之后，包括广东戏在内的“昆徽杂剧”因受冲击而几乎销声匿迹了。

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公元1873年9月22日），《申报》登载一篇题为《夜观粤剧记事》的文章，报道了一次粤剧演出的盛况。作者是位离乡多年的广东人，他写道：

予去粤几及十年，珠海梨园久不寓目。昨荣高升部来沪，在大马路攀桂轩故址开园登场演剧。粤都人士兴高采烈招予往观，予亦喜异地闻歌，羊石风流宛然复睹也。及门，觉金鼓震天，旌旗拂地。出头，粤人谓之《封相》，盖即合纵连横之苏季子，游说六国衣锦还乡也。其堂皇冠冕，光怪陆离，炫人心目。至锦织宫灯之旦脚，淡妆浓抹，皓齿明眸，色非不佳，而视金丹两桂，固相去远甚。所差强人意者，惟苏相国之御车女焉。曲终人远，再上氍毹榜为《灞桥送别》，殆演义中汉寿亭侯送甘糜二夫人之滥觞，曹瞒之嗜哑叱咤亦可以观。渐而锣鼓喧阗，履鞋错杂，自邠以下，吾不欲观矣。盖戏本教孝教忠，演出无君无父，对天廷而举手顿足；处边疆尽蹙武穷兵，殊欠雅驯，几于无出不然，无伶或悟。而大江南北，菊部如林，仆嘉其所已能而望其所未能，勿故态依然而为座中人齿冷也。噫，摹忠孝之形容，野人亦为感泣，状英雄之色相，懦夫也逞凭凌。虽属优孟衣冠，实有系于人心风俗也。至其座位之逼窄，茶汤之干涸，几若相如病渴，司马针毡，望移步以换形，勿因陋而就简。将见声鸣盛世，为锦绣之班头；更睹乐奏钧天，尽冠裳之瞩目矣。观广班者，尚不以予言为河汉也哉^②。

① 鸳湖隐名氏《洋场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12日，缩印本[1]，第246页。

② 《夜观粤剧记事》，《申报》1873年9月22日，缩印本[3]，第286页。

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登陆上海的广东戏班不多，以至作者离开家乡将近十年，竟很少看到广东戏。从演出大型开台例戏《六国封相》来判断，作者所看到的“荣高升部”，应该是广东的一个大型戏班，因为按照粤剧成规，演出《六国封相》非上百人不可，中小型戏班是无法演出的。因此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荣高升部”应该是第一个登陆上海的大型粤剧戏班。由于长期以来粤剧都是在四乡演出，因而该班无论在演出内容还是在演出形式上都保留着浓郁的岭南乡土气息。剧场里面是“金鼓震天，旌旗拂地”，“锣鼓喧阗，履鞋错杂”，所演“出头”则“堂皇冠冕，光怪陆离，炫人心目”。演出内容大多“殊欠雅驯”，“演出无君无父，对天廷而举手顿足，处边疆尽黷武穷兵”。戏园条件更是“座位逼窄，茶汤干涸”，简陋不堪。

三年后，即光绪二年（1876）八月间，又有一名叫“瑶仙玉”的广东戏班在庆乐园搭台开演，演出剧目不详。据葛元煦《沪游杂记》载：

至广东戏音调仅分男女，无生旦净丑之别，所演小说居多，刀斧悉画五彩。两次来沪，看客无多，停止数年。丙子（即1876年）七月复来，瑶仙玉班在石路北丰乐园旧基开演，改为庆乐园。十月间仍归大雅班开演昆戏矣^①。

文中提到粤剧曾“两次来沪”，中间因“看客无多”，而“停止数年”，“丙子七月复来”，可见“瑶仙玉班”至少在作者的记忆中是第三个来沪演出的广东戏班了，这与前文所提到的1872、1873年都有粤剧演出的记载相符。当然该文所指的“两次来沪”，或许是更早的另外两次也未可知。据《上海闲话》载：

^①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海上戏剧，同治初南靖远街有满庭芳之开设，徽班也。徽班兴而昆曲微。及京班南来，当时最为表表者，如宝善街之金桂，六马路之宜春、天仙，四马路之满春，其巨擘也。若夫同时并起，又有山西班、绍兴班、广东班，此不过为一地方人之嗜好，时开时歇，其亦天然之淘汰歟^①！

作者在另一处还写到：“上海尚有绍兴班、广东班，亦均自成一派”。可知粤剧是与京剧“同时并起”并“自成一派”的，时间大概都在同治初年，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叶。

此外，清无名氏的《绛芸馆日记》中亦有光绪四年（1878）五月十九日“往大马路看广东戏”^②的记载。

从以上几则材料来看，至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粤剧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不过，此时的粤剧实力依然很弱，影响不大，在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还未发现粤剧的演出广告。

也有人撰文认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广东戏已经十分兴盛，并且“盖过了京胡声”。该文指出：

清同治 11 年（1872 年），第一个广东戏班——“童伶上元班”来到上海，被安置在南京路的“富春茶园”演出，戏票 1 元一张。接着，一些名角也相继抵沪献艺，一时盛况空前。1874 年，在南京路的“久乐园”，有“晋丰年”男班演出；在三马路口石路口的“同乐戏院”，又有“尧山玉”男班献艺；还有五马路的“满庭芳剧场”，则连续有童伶“报丰年”班、“咏霓裳”班登台，而在六马路又有“永如意”挂牌。一时间，人们竞相观看广东戏，使上海滩高胡声盖过了京胡声^③。

①姚公鹤著，吴德铎标点《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8-29 页。

②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绛芸馆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7 页。

③姜斌《旧上海的广东戏》，《广州文史资料》第 42 辑，107 页。

但此文所引材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演出场所，竟出现了“××戏院”、“××剧场”的名称，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剧场”、“戏院”之名，是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早期戏园一律称“茶园”。再如“富春茶园”的演出票价竟为一元一张的天价。查《申报》当年粤剧戏园的演出票价，从来就没有过单张票价超过一元的。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著名戏班“钧天乐班”在一仙茶园演出时，开演价最高仅为六角，最低一角。因票价过高，戏园又两次降价，票价调整为“日价：厢房、正桌每位收银二角，椅位每位收银一角五，板位每位收银一角，起码每位收钱五十；夜价：厢房、正桌每位收银四角，椅位每位收银三角，板位每位收银二角，起码每位收银一角；出局洋人每位收银六角。”^①由此可见，即便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戏园票价最高也未超过6角，从没有达到一元之数的。

总的来看，粤剧进入上海的时间略早于京剧，起步并不晚，但发展较为缓慢。在最初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旅沪戏班不多，规模较小，演出时断时续，影响不大，远不能与京徽比肩。究其原因，固然与这一时期旅居上海的广府人数不多，经济不富裕不无关系。但据笔者分析，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粤剧在当时还处于被禁演状态，对外接戏、演出业务还没有步入正轨。一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八和会馆成立，这一状况才得以彻底改观。

^①《申报》1889年12月3日，缩印本[35]，第965页。

第一章 茶园时代的上海粤剧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的十余年时间里，粤剧在上海的演出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戏班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剧场里常年锣鼓不停，戏班高手云集，演出剧目让人目不暇接。姜文所称“一时间，人们竞相观看广东戏，使上海滩高胡声盖过了京胡声。”倒是与这一时期的粤剧演出现状相吻合。

第一节 从“一仙”到“三雅”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粤剧大规模进入茶园演出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演出地点主要集中在八仙茶园和三雅园，上演的戏班有钧天乐班、锦添花班、瑞麟仪班、丁财贵班、双富贵班等广东名班。

一、钧天乐班

早期的《申报》辟有“戏园告白”专栏，专门刊登戏园演出广告，较早在《申报》上登载演出广告的大都属京戏园子，如金桂轩、丹桂园、宝兴园、九乐园等。自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1889年11月15日）起，出现了粤剧演出广告，上演粤剧的戏园是一仙茶园，演出戏班是钧天乐班。这是粤剧首次正式在大型报纸上登载演出广告。它的出现标志着上海粤剧的演出开始进入与京剧竞争的行列，粤剧在上海的演出从此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钧天乐”班在一仙茶园的打泡戏为《六国大封相》、《恭花报喜》、《正德皇下江南》、《辕门罪子》、《朱洪武大战陈友亮》、《送灯》、《卖猪》，共七出。按照红船班惯例，第一出为开台例戏，接下来三出为“三出头”，之后是“打武成套”，最后两出称作“鼓尾”，通常为滑稽短剧，要一直演到天亮才完场，谓之“天光戏”，演不到天亮的戏班都不能称之为“全班”。可见“钧天乐”班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班。

该班演出票价与京班相当，开演价为：“男厢房：椅位洋六角，正桌每位洋六角。女厢房：椅位四角，板位二角；包厢每洋四元，出局洋人洋八角，起码洋一角。”^①演出期间又先后两次对演出票价进行调整，最后确定为：“日价：厢房、正桌每位收银二角，椅位每位收银一角五，板位每位收银一角，起码每位收钱五十；夜价：厢房、正桌每位收银四角，椅位每位收银三角，板位每位收银二角，起码每位收银一角；出局洋人每位收银六角。”^②

均天乐班自光绪十五年十月廿三日开演，直到次年的五月三十日（公元1890年7月16日）辍演，历时八个月。按粤班惯例，每年的五月三十日为散班的最后期限，六月初一日到六月十八日为散班期，六月十九日为观音诞，新一届戏班即从此开始头台演出。均天乐班在上海演出历时八个月，一直演到散班，可见该班在上海的号召力并不亚于当时的京班。

该班在上海的演出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9年11月15日到1890年3月23日，历时四个多月，演出地点是在“一仙茶园”。参加这一阶段演出的演员有：大沙

^① 《申报》1889年11月15日，缩印本[35]，第851页。

^② 《申报》1889年12月3日，缩印本[35]，第965页。

元（小武）、大牛祥、扎脚辉（花旦）、大河光、金山成（花旦）、周瑜流（小武）、小生锦（风情锦）等。

第二阶段从1890年3月25日到7月16日，演出地点转移到“永海轩”。参加后一阶段演出的演员主要有：金山成（花旦）、男丑发、美人顺（花旦）、风情锦（小生）、武生启、偷盗易（男丑）、斯文改（小生）、观音池（花旦）、勾魂炽（花旦）、斯文进（小生）、一枝花（花旦）、仙花海（花旦）、新伦（小生）、黑蛇满（花旦）、男丑生、新瓜英（花旦）等。

演出剧目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为主，如东周列国故事的《姜子牙下山兴周灭纣》、《子牙过西期》、《武吉卖柴》、《渭水访贤》、《王飞虎反五关》、《火烧玉口琵琶》、《纣王起建鹿台》、《初出祁山》、《苏户归周主 昭穴斗牛宫》、《殷洪代西岐 亲婿变化戏法》、《周公卖卦》、《彭祖求寿》、《桃花女斗法》等，水浒故事的《醉打镇关西》、《鲁智深出家》、《金莲戏叔》、《武松杀嫂》、《武松打店》、《白虎节堂》等。三国故事的《貂蝉拜月》、《三气周瑜》等，反映明代兴亡故事的《刘伯温保主》、《江元龙投降》、《洪武牧牛》、《朱洪武登基》、《万历登基》、《正德下江南》、《嘉靖访贤》等。八个月内很少有重复点演的，累计不下数百出。

一些知名粤剧艺人或剧作家如麦啸霞、陈非侬、刘国兴（即男丑豆皮元）等，在其撰写的粤剧文章中，总是认为从前的粤剧艺人一辈子只唱几出戏，因为过去粤剧是在广大农村流动演出，一般来说一个台期只演四天五夜即九本戏就告结束，然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台期演出，戏班在一年之内，很少有到同一个地方演出两次的。而过去大型的粤剧戏班动辄一百多人，人才济济，每台戏轮到每个艺人头上的戏份自然少之又少了。但从均天乐班在上海的演出剧目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能在同一家戏园连演四个多月，一百二十多天，而演出剧目十分

丰富，很少重复，这在京剧戏班都很难做到。它一方面表明这一时期的粤剧业已相当成熟，排场戏、剧目都很丰富，而剧目的多寡，正是衡量一个剧种是否成熟的标志，因而粤剧能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确与该剧种丰富的艺术底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早期粤剧艺人并非只精通三五个戏就能走遍江湖，从上述所列的并非全部的剧目来看，该班所演的剧目确实十分丰富，既有传统的名剧，也有新串的新戏，还有从兄弟剧种那里借鉴过来的剧目，而且各个行当都有戏做，都有担纲的首本戏，这是与人们通常的说法大相径庭的。

二、锦添花班

“锦添花班”此前一直是在南洋演出，光绪十六年（1890）底，该班从南洋回国路经上海，应邀在宝善街满庭芳内的三雅园开演。演出剧目有：《梅开二度》、《花园祭奠》、《重台分别》、《送灯》、《苏小姐告状 包文正伸冤》等。自第三晚起，外请天仙、丹桂等姑苏班合演《万花献瑞》、《对刀步战》、《武松打店》、《小磨房》、《盗甲夜奔》、《文昭关》、《铡美案》、《通天犀》等剧目，这是粤剧仅有的一次与昆班同台演出。从中也可看出同光时期的粤剧依然保留着舞台官话的演唱风格，与其他剧种交流频繁。

三、瑞麟仪班

“瑞麟仪班”也是当时广东名班之一，该班于光绪十七年（1891）登陆上海，在三雅园、新丹桂茶园演出。演期四个月，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戏园上演。

第一阶段的演出地点是著名的三雅园，时间从光绪十七年三月廿九日至六月廿六日（公元1891年5月7日-7月31日）。《申报》一八九一年五月八日（阴历四月初一）登载“三雅茶园主人告白”：

本园广东瑞麟仪全班到申，特加聘头等名角：花旦芬仔、新仙花发；武生声加波；小武靚威、福成；男丑豆皮益、鬼马祖。准三月廿九夜起开演，日戏准十二点钟开演，至五点钟止；夜戏准七点钟开演，至十二点钟止。所有柜面生意及戏目概归苏帮经手。兹将价目详列：包厢每间洋六元、桌位每位洋六角、包台每张洋三元、椅位每位洋三角、洋人每位洋八角、板位每位洋二角、出局每位洋八角、起码每位洋一角、厢房每位洋六角。^①

该班阵容强盛，主要演员都是来自广东的“头等名角”，如花旦芬仔、新仙花发；武生声加波；小武靚威、福成；男丑豆皮益、鬼马祖，此外还有公脚钊、到眼顺（小武）、总生元、张月娥、银小清等。演出价目为：“包厢每间洋六元，桌位每位洋六角，包台每张洋三元、椅位每位洋三角，洋人每位洋八角，板位每位洋二角，出局每位洋八角，起码每位洋一角，厢房每位洋六角。”不久又调整为：“日价：桌位二角，椅位一角；夜价：桌位三角，椅位角半，板位一角，起码五十文。”^②

该班前一阶段演出的剧目主要有：

《击石成火 花鼓鸣冤》、《赌仔输老婆》、《尼姑下山凉亭会妻》、《扮鬼鸣冤》、《周公计破五雷大阵》、《金兰结义》、《双凤配》、《辛十四娘》、《乞儿扮奶妈》、《陈世美不认前妻》、《蛋家妹卖马蹄》、《龙楼判》、《周公卖卦 彭祖求寿 桃花女斗法》、《青莲配牡丹》、《杜桂芳登仙》、《吕纯阳卖卦》、《寻子归家》、《丑女产佳儿》、《姻缘配合》、《文大少开厅》、《潘大少开厅》、《妓妇生子中状元》、《唐三藏取西经》、《水中月宝图》、《背解红罗》、《梁山伯访友 祝英台祭奠 还魂配合》、《文状元打死武状元》、

①《中报》1891年5月8日，缩印本[38]，第699页。

②《中报》1891年7月9日，缩印本[39]，第51页。

《三氣周瑜》、《雙飛蝴蝶》、《金葉菊》（上下卷）、《独占花魁》、《群雄會》、《奸奴反主 義女鳴冤》、《彩樓招親 重夫不重父》、《狐仙報德 狐狸相會》、《楚漢爭》、《天意良緣》、《逼媳改嫁 公堂爭妻 前夫有情後夫有義》、《猴王下山》、《龜蛇鬥法》、《玄武收妖》、《狐鬼作弄》、《生祭李子奇》、《孖仔惑雙娥》、《梅開二度》、《杏元和番》、《重台分別》、《轅門罪子》、《君正臣忠》、《黃河清》、《鬼仔中狀元》、《織女會牛郎》、《意中緣》、《狄青斬王天化》、《倫文叙氣妻墜樓》、《合心花》（上下卷）、《斬鄭恩》、《天門陣》、《搗碎靈芝 三春投水》、《薛仁貴征東》、《雙鳳緣》、《桂枝寫狀 李奇嘆監》、《雪重冤》、《張良歸隱》、《莊周扇墳》、《孝女存忠》、《師姑還俗》、《封神演義》（連台本戲）。

後一階段转移到新丹桂茶園開演，時間僅一個月，即光緒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到七月十九日（公元1891年7月25日-8月23日）。由於前一階段的部分演員在散班後回粵另搭班演出，故臨時又從廣東新聘請部分演員前來搭班，主要有：大牛通、靚英銀（花旦）、金山淺、金山林（花旦）、公腳秋、架子榮（武生）、金山成（花旦）、高老勁（二花面）、奶媽太（花旦）等。

後一階段的演出劇目也十分豐富，主要以小武、花旦戲為主。如《藕絲連》、《五龍困彥》、《白羅衣》、《龍鳳配》、《前有恩》、《白鼻哥中榜眼》、《石鬼仔出世 王彥章撐渡》、《武松殺嫂 武松打店》、《文狀元殺武狀元》、《惜婢重緣》、《陳世美不認妻》、《戀婢尋春 痴翁惜玉》、《金葉菊》、《菱娘蕩舟》、《七狀詞》、《孟麗君描容》、《鯉魚釣玉環》、《謀功報》、《盲公打老虎》、《男女雙打店》、《好前緣》、《翟云峰賣武》、《前夫有情後夫有義》、《借尸還魂 再世姻緣》、《西蓬擊掌》、《蝶夢花》、《十六歲女嫁八十

岁院公》、《天水关·伏姜维》、《和为贵》、《空城计》、《辕门罪子》（武生架子荣首本）、《王彦章起义》、《方世玉打擂台》（大牛通打真军器）、《七贤眷》、《五子胥夜出昭关》、《武松醉打蒋门神》、《香花山大贺寿》、《蓝采和登仙》、《夜送寒衣》、《苏娘荡舟》、《李铁拐收妖》、《黄萧养作反》等。

四、丁财贵班

继瑞麟仪班之后登陆上海的另一著名戏班是“丁财贵班”，时间是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四日至光绪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891年9月6日-1892年7月11日），为期十个月，演出地点在三雅园。

该班演员阵容堪称一流，如武生有武王发、金山应、武生枝（金山枝）；小武有靓威、小武辉（靓辉）、新昭、新林、崩牙官、英雄登、倒眼华；花旦有勾魂次（炽）、画眉聪（冲）、大家琛（大家胜、大家森）、金山成、新染、靓卓、奇仔、新仙花法、靓耀、玉喉秋、仙花法、赛新标、苦情珍；其他行当名角还有：正旦：正旦法；小生：碧玉（小生玉）、新伦；公脚：公脚成、新保（宝）；男女丑：鬼马平（客串）、偷盗炳（男丑）、蛇仔生等。演出票价为：桌位六角，椅位四角，起码一角，包厢六元，板位二角。

该班演出剧目十分丰富，各行当都有自己的首本戏，剧目之多不胜枚举。如连台本戏有《金叶菊》（上下卷）、《杨家将》（六本）、《拗碎灵芝 三春投水》（上下卷）、《五虎平西》（六本）、《背解红罗》（四卷）、《粉妆楼》（五卷）、《正德皇下江南》（二本）、《第二才子》（二本）、《征西全传》（七卷）、《跨海征东》（五卷）、《说唐后传演义》（三卷）、《瓦岗寨》（十一卷）、《反唐全传》（六卷）、《梁山演义》（三卷）、《唐明皇亲游月殿》（二本）、